

清宫
十二帝
风月
演义

清宫風月

许啸天 / 著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清宫十三帝风月演义

许啸天 著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

一眼见墙根下一对男女



只听得咔嚓一声响，绊马索把向和里的坐骑绊倒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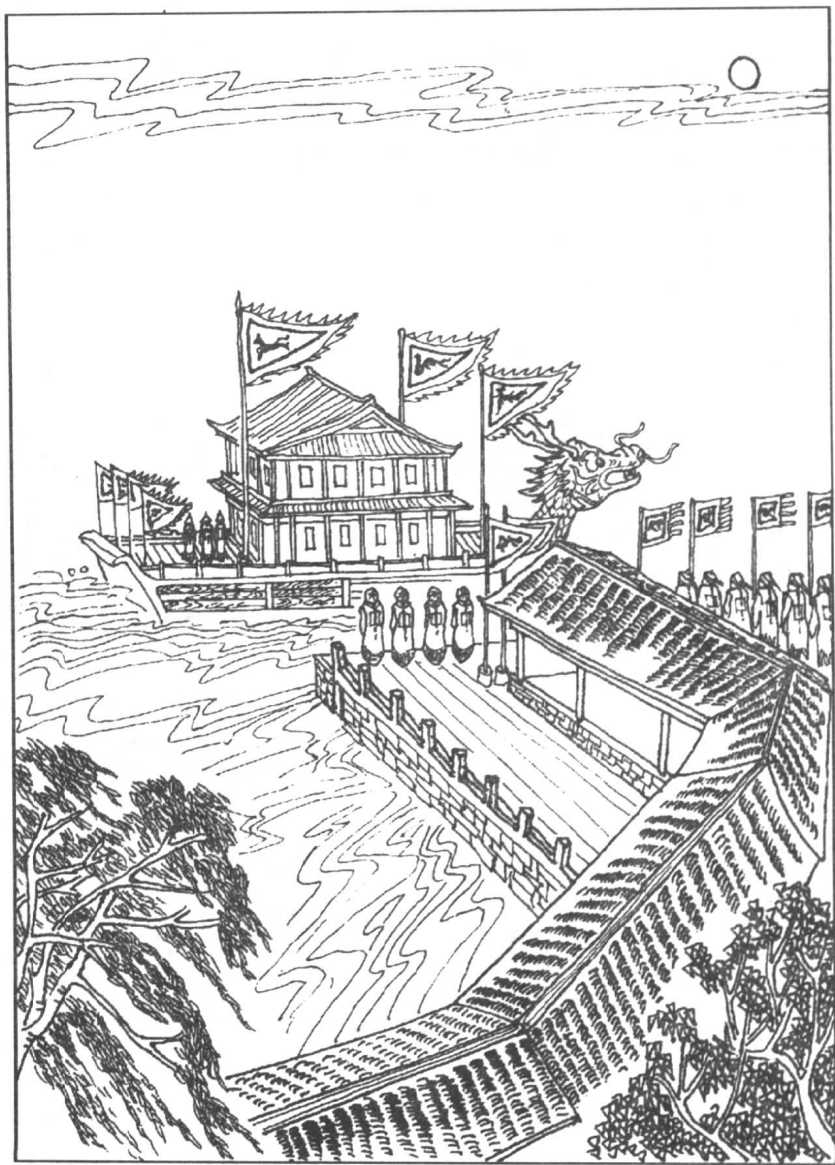
努尔哈赤心中不觉一动，想这神仙也似的地方。



你看这娃儿，多么可爱！怎不叫万岁爷喜欢呢？



待我悄悄地爬上去



万岁，顺风！



姊姊，你看敢是万岁来也！



你须记着这画儿上的模样！

出版说明

一、许啸天著《清宫十三朝演义》初版于一九二五年，上海新华书局出版。

这次再版是依据上海新华书局一九四九年一月第二十四版，将竖排繁体字改为横排简体字并对原书错漏、笔误加以订正。

二、按照史学界目前普遍的观点，清朝从皇太极 1636 年即皇帝位，改国号为清（年号为崇德）开始，至宣统帝溥仪 1911 年退位为止，共历十一帝。

又因为明朝万历十四年（1616 年）努尔哈赤建立后金，称金国汗，后被追尊为清太祖，如此就有了十二帝。

三、这次出版之所以改为《清宫十三帝风月演义》，是因为按照作者的看法，从努尔哈赤至溥仪，虽为十二帝，然而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多尔衮因清世祖（即顺治帝）即位年幼，以皇叔执政，独揽大权，封号加至皇父摄政王，时间达七年之久，死后被追尊为成宗义皇帝（不久又被剥夺，至乾隆时只恢复睿亲王封号），于是，就有了这所谓的“十三帝”。

在作者眼里，“多尔衮的兵马，一点也不费气力，安然的坐了天下”，作者多次用“多尔衮定都燕京”、“清代以摄政王兴”、“摄政王始，二百余年创天子”、“多尔衮，何英雄？长驱入关势如风”。（以上引文均见第一百回）由此看来，作者是将这个在世时帝室的实际掌权者，去世后被迫尊为“成宗义皇帝”的多尔衮视为皇帝。

本书主要内容是描绘清朝几个皇帝的所谓风流艳事，揭露宫廷内部荒淫骄奢的生活。其中着重表现的是奴尔哈赤、皇太极、顺治、康熙、雍正、乾隆、咸丰，外加一个多尔衮；至于嘉庆、道光、同治、光绪、宣统则是一带而过。

作者在第一回中就这样写道：“这个心事，除现在我作《清宫十三朝风月传》的外，在那时，只怕只有那天空中的一轮明月知道吧！”在第一百回中又写道：“清代自吴三桂迎兵入关，多尔衮定都燕京……在这当儿，也是风月史的开端了”，而第一百回的回目亦为“封闭清宫溥仪走天津，畅谈风月全书结总目”。

综上所述，也就有了这《清宫十三帝风月演义》的书名了。

四、这部书的作者具有历史之才，这在本书随处可见。然而，小说毕竟是小说，演义终究是演义，野史自然不能当正史读。相信读者自会明白这个道理的。

一九九七年六月

题许啸天新著《清宫十三朝演义》

天虚我生

鹊巢朱果太离奇，神话相传半信疑；
却被聪明人说破，姜嫄简狄尽如斯。

成败兴亡转瞬中，帝王家国总归空；
十三陵上孤臣泪，定与樱桃一样红！

禾黍秋风半草莱，十年史馆未曾开；
拼将一部东华录，说向茶余酒后来。

百战河山一局残，独留文字供洑澜；
中原此后无君主，应作龙门绝笔看。

莒狂序

古无历史，《尚书》而外，无历史之可读。而书经又为当时贵族之专书，平民不与焉。管仲为齐相，尝悬金以求读《春秋》者，凡民能读《春秋》，则赐以裘马，而应者寥寥。可证曩时之历史，不为人民所重视，可断言也。盖其时民乏历史知识，抑亦无可读之史。民间黑暗，自无待言。迨左氏之《春秋》出，孔氏为之传，而民乃知有历史。继之者有太史公之《史记》，班固之《汉书》。由是相沿，历史兴焉。以读史可以知兴亡盛衰，因而引起爱国之思想，故无历史时，人民处于混蒙之中，洵非虚语。于是见历史之关系国家与人民，至为重要。而亦可知著史之难矣！自汉魏以下，东晋六朝，至于唐宋，著史者指不胜屈，其体制尤不一例。除典章制度、年鉴、纪事本末几种，其余杂史，更可车载斗量。其间唯司马光之《资治通鉴》为读者称道外，如北齐魏收之《魏书》，且有秽史之目，夫甚矣！史才之不易得也。罗氏著《三国》，虽为演义，而其人确具有历史之才，然演义亦史也。老友东越许啸天，著《清宫十三朝演义》，小说而亦历史也。其文笔之叙述，精审而明晰，迥非虚构可比，殆所谓史才欤！至辞藻之美，犹余事也。是为序。

中华民国十五年五月元日，莒狂序于海上。

童仰慈序

自满清入主中夏以来，其中有两大遗憾：一则汉族遭其蹂躏，一则宫廷自为逸乐。收天下汗血之资，供一己声色之用，天下不平事，孰有甚于此者哉！考其二百六十余年中，自关外以至于入关，定鼎燕京，共计十三朝。我汉人忘亡国之痛，北面称臣，为虎作爪牙，所得甚少；而彼家天下者，横征暴敛，竭尽膏血，所失实多。慨乎！逊清当国之中，对内战争有三次为最巨：一为入关之初，奄有中夏，征服南方，杀戮甚惨，扬州十日，嘉定三屠，其显著者也；二为洪杨之役，自金田结党以至于南京开科，太平天国据有十余省之多，十余年之久。就中争城夺地，两军相接，鸡犬不留。故曾、左、彭、李诸人，在满清则为功臣，在汉族则为屠手；三为武昌起义，光复汉族。某公自忘汉人，一意顽抗，烧杀汉口，事亦至惨。对外战争，以中英、中法、中日、联军四役为最烈。赔偿军费，悉出民间，此国人所以日愁穷蹙也。至于宫廷之事，昔日无人敢道；实则趣闻秘史，较民间为多。综十三朝内外始终之事观之，正如舞台演剧，忽而锣鼓喧天，忽而笙歌匝地。此许子嘯天所以有《清宫十三朝演义》之作也。书成问序于余，余即摭拾其大略付之，借以为序云。

中华民国十四年十一月上浣，鄞县爱倭童仰慈序于潮上。

自序

我著成了这部《清宫十三朝演义》以后，不由我回忆起幼年时候的情形来。我在十二三岁的时候，依着阿兄，住在杭州地方。那杭州在前清的时候，不是有一个旗营的吗？这旗营便是满洲八旗兵卒驻防的地方。他驻扎在那里，防些什么？老实说，他原是防我们汉人造反。这一类八旗驻兵，不独杭州有，那武昌、扬州、广州，全中国凡是重要的都市，都有他们的子弟兵看守着，好似看守所的看守罪犯一般。日子久了，子子孙孙在这驻防的地方传种接代下去，兵也不像个兵了。一走进旗营去，只见平坦宽阔的道路，整齐清洁的房屋，高髻长袍的旗婆，穿红着绿的旗人的小孩子嬉嬉笑笑，触目都是。那名叫旗兵的，都穿着漂亮的袍褂，他们只讲究托雀笼，捏铁弹子，坐茶馆，看娘儿们。

说起看娘儿们，我还记得故老传说下来有一件故事：他们满洲人仗着战胜的余威——是不是战胜，还是我们不争气的汉奸去迎接他进关来，做一个现成的中原之主，这里面还有个疑问——在二百多年以后，还是气焰万丈的。杭州那座旗营，靠近西湖，占据了天然美丽的风景。凡是我们汉人住在城中，要去领略西湖湖光山色的，总要穿过旗营，出钱塘门，从白堤一带走去。但是做汉人的，不论男女，你若在他们满洲人的地盘上经过，多少总要受他们的侮辱，尤其是汉人的妇女。杭州的妇女，多喜烧香，那大小庙宇，几乎全占满了西湖的山巅水涯。每到春天香汛时候，一肩软轿，轿中端坐着一个娘儿们。那肩舆接接连连穿过旗营，飞也似的抬向湖边去。江南女子，性喜佻佛，但大半也是借此

游春，与湖光山色求一度的良晤起见的。可怜这班脂粉娇娃，每坐着轿，经过旗营的时候，便遭那班所谓旗兵的，和虎狼一般，喝令停住，把一肩翠舆，团团围住。把轿帘攀下来，对着娘儿们，评头品足，任意调笑。直把这妇女弄得娇啼婉转，脂粉淋漓，他还不肯放手。唉！这便是我们汉人战败的报应！

后来有一位汉人，做了浙江抚台，打听这个消息，便勃然大怒。亲自坐着小轿，遮起轿帘，在轿后面故意挂些妇女烧香用的物品，打从旗营里抬过。那班旗兵见了，又放出老脾气来，上去把轿子拦住。轿帘卸下一看，里面坐着一个老头子。正在诧异的时候，那老头喝一声：“抓！”亲兵上前来，把几个最轻薄下流的旗兵揪住。老头子下轿，亲自送他去见将军。将军虽说是他们自己人，但看看事体闹得面子上太下不过去了，只是传军令，把这几个轻薄的旗兵，一齐砍下脑袋来。

在二百年以后的满洲人，尚且如此骄横，那初进关时的满洲人的气焰，也便可想而知了。在杭州一处地方，八旗驻防兵的举动，如此野蛮，那全国凡是有旗营地方的汉人，所受他的蹂躏情形，自更不待说了。休说别人，便是我住在杭州的当儿，年轻胆小，每次经过旗营时，莫说受那旗兵的欺侮，便是那长不满三尺的旗娃子，他见了汉人，至少也要向你掷几块石子，骂几句污辱祖宗的话。这是何等的可厌，而又可愤的事！不想我因为这一仇恨，到十七岁上，便割去了发辮，跟着徐锡麟、秋瑾这班人，闹起种族革命来——当时我奔走革命的事实详载在二十年前出版的《越恨》一书中。在这种族革命成功以后，著了这一部长篇的《清宫十三朝演义》。我写清宫的昏乱情状，也好似那杭州旗兵的昏乱情状一般。他们满洲人对于我们汉人的一类行动，果然可恨；我们汉人受了满洲人那种蹂躏，果然可怜。但这也是弱肉强食，自暴自弃应有的结果，况且又都是过去的事体，我也不忍去深论了。只是他们满洲人受了汉人三百年的供养，平日一事不做，一业不就；一声革命，生机四绝。到如今上自皇室，下至八旗残族，